

哨所的早晨

短篇小说集



哨所的早晨

(短篇小说集)

昆明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封面设计：卜维勤

哨 所 的 早 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字数 7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1}{8}$ 插页 2

197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7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030 定价 0.27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老规矩	安桂永(1)
雄关险道	孟昭恺(9)
夜宿松林寨	战士 康国祯(20)
巡逻路上	干事 文汉鼎(28)
洛尼	战士 王安东(35)
秤	干事 曾祥富(45)
踏遍青山	施有万(56)
哨所的早晨	袁世福(67)
灿烂的春天	战士 胡本常(77)
团长下连	干事 先子良(90)
遥远的山寨	宣传队员 赵大宏(101)
草鞋进行曲	战士 赵嘉琦(107)
心向边疆	战士 胡 沧(114)
两条扁担	战士 胡华升(122)

老 规 矩

安 桂 永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支全副武装的野营拉练队伍正唱着歌，前进着。嘹亮的歌声盖过金沙江波涛的咆哮，回响在江畔的千山万壑之中。

队伍正走着，突然有两个战士朝着和队伍行进相反的方向，急跑而去。前面一个是班长李敬民，他黑黝黝的脸上，两道浓眉下，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从这容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熟思远虑的老战士。紧跟着的是新战士廖小云。他那胖乎乎的圆脸，嘴角边常挂着一对小酒窝，说话奶声奶气，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天真活泼的新兵。他俩都跑得满脸淌着汗水。他们有什么着急的事呢？

前些日子，三连野营拉练来到金沙江畔，李敬民他们班住在怀红村。白天，他们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便登门拜师，向人民群众学习，并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畅谈新社会甜蜜的幸福生活；军民间亲密得真是胜似一家人！一天，李敬民带领班里同志和社员

一起搞玉米人工授粉去了，只留下小廖在家负责做饭。当他把饭煮好了，挑了担水回来，见菜板上放着两棵挺新鲜的包心大白菜。小廖心想，群众待我们可太好了，刚一进村那阵子，这个请那个叫，你拉他拽，都要我们到他家去住，去吃饭，全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嘿！今天又来个悄悄送白菜。不吃吧，辜负了群众的一片心意。再说，班里的同志劳累一天，有这样鲜嫩的白菜下饭正好，反正吃了照价付钱就行了。想到这里，小廖便到隔壁王大妈家借来一杆秤，称了称不多不少七斤整。他把白菜帮子切了切，放点油盐一炒，用菜叶烧汤，做好了，扑鼻香！

吃饭时全班蹲着围成一圈，吃着白米饭和鲜嫩可口的白菜，都夸奖小廖简直可以和“北京饭店”的大师傅相媲美了。唯独班长边吃着饭边思考着什么，忽然，他站起来走到灶旁，向正在刷锅的小廖问道：“这是今天买的白菜吗？”小廖头也不抬把白菜的来由告诉了班长。班长一听，急得直跺脚。但他马上意识到不能急躁。于是，他压了压性子，心平气和地说：“小廖呀！咱们遇事可要多想想，全面分析，这样才能一丝不苟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小廖抬起头来不解地问：“怎么啦？我们又不白吃呀。”班长解释说：“你想到要付白菜钱是好的，但是，你只称了称，并不知道是哪家的，钱送给谁呢？”小廖一拍大腿，后悔得使劲掰着自己的手指头：“啊呀，我只顾忙着让同志们吃得好，把这重要的事情都忽略了！”其他同志一听也都端着饭碗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没有找到主，白菜就下了肚！”“唉

呀！这不是违反纪律了吗？”议论了几句后，大伙就帮小廖出主意，但一时间谁也没有想出个一停二妥的好办法。最后，小廖一拍胸脯，满有把握地说：“有啦！全村三十七户人家，我挨家逐个地去问……”

晚上，快到熄灯时间，小廖回来了。他低着头，嘴撅起老高，一声不响地一屁股坐在床上。班长见他这个表情就和言悦色地问道：“小廖，问着了吗？”“嘿！他们好象统一过口径。我问遍全村，家家都说没有送白菜，还说就是送了点白菜给子弟兵，也是为了搞好战备，这已是咱们村的‘老规矩’了，还为这点菜问来问去干什么！”听小廖讲到这里，班长思绪翻滚，他回味着“老规矩”这句人民群众的口头语，包含着对子弟兵无限的爱戴啊！可我们更应该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模范地执行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革命纪律，也是“老规矩”啊，这两棵白菜肯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然是地上长出来的，它就有根。想到这里，班长一拍大腿高兴地嚷道：“这个办法好！”小廖一听，没好气地插嘴说：“还好呢？”班长走到小廖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廖，别着急。我们要按辩证唯物论办事。你想，送来的白菜是用刀砍的，我们也没有连根吃掉，只要找到切下的白菜根头，和地里的白菜根头这么一对，”班长用两个手指上下一按，“这不就行了吗？”小廖一听，搂住班长跳着说：“生姜还是老的辣，班长就是有办法！”接着，班长拿上电筒和小廖来到伙房里，从一堆乱菜叶子里找到了切下的两棵白菜根头。班长用手帕包好，装在挎包里，这才去

睡觉。

一轮皎洁的圆月象一面镜子挂在树梢，一缕雪白的光柱从窗口直射在班长的头上。他翻来复去地想，要不及时找到这两棵白菜的主人，时间一长菜根头干缩了，那就更是冻豆腐——难拌(办)了。想罢，他轻轻起了床，穿好衣服就往外走。他左脚刚跨出门坎，衣角被什么挂住了。他回头一看，见睡在门边的小廖一只手扣着纽子，一只手扯住他的衣角，悄声问道：“是不是去找白菜的主人？”“你怎么知道？”“你睡不着，我也是上眼皮不沾下眼皮呀！听到你的床嘎吱嘎吱直响，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说着小廖得意地悄声笑了。他总以班长这样一丝不苟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班长使劲拍了一下小廖的肩头，两人便出门而去。

他俩根据以前掌握的情况，借着明亮的月光，挨家挨户地查看了社员家的菜地。发现有三十五家种了白菜，其中有十五家的可能种迟了点，白菜还小，有九家的品种不一样，其余十一家都是包心大白菜。他俩各拿一节白菜根头，挨家菜地找刚砍的查对起来。时间不声不响地从他俩身边溜掉，村子里的公鸡象比赛似的“咯咯喔……”地开始叫起来，象在催促他俩赶快回去休息。但是，他俩似乎没有听到，仍然专心专意地对“号”，查完了十家都没对上，只剩一家了。小廖有点沉不住气了，冲着班长说：“这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呀，太悬了！”“咋个不行！只要我们时刻想到革命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大海里只要有针，也是可

以捞到的，你说呢？”听班长说得句句在理，小廖连连点头。当他俩对完了最后这家空地里的白菜根头，小廖失望地站起来。班长满怀信心地说：“可能我们粗心，从哪里漏过去了，再重来一次准能对出来！”小廖知道班长的性格，他要认准自己所做的那项工作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遇到天大困难，也不会动摇丝毫的。可想而知，说重来就重来，对不出来他是不会撒手的。不过小廖的确有点困倦了，他伸了伸腰，打了一个呵欠，不甘心地四处望了望，突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班长，你看！”班长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第四垄中间有点空隙，两人跨过去一看，正有两棵刀砍的比拇指还粗一倍的白菜根，把手里的白菜根头一对，严丝合缝，正好！他俩会心地笑了笑，又看看房前地边那棵小枣树和几簇翠竹，知道这是贫农冯大妈家。他俩异口同声地自语道：“冯大妈，您悄悄地送白菜，我们也悄悄地知道了！”

他俩踩着轻快的步子回来刚刚躺下，连部通信员跑来报告，叫他们班立即出发赶回连部。

一路上小廖走着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他捅捅班长的胳膊问：“班长，白菜钱咋还？”班长一回头压低音调，说：“肃静点，夜行军不准随便讲话。”到了连部驻地天已大亮了。原来是接到上级命令要行军一天，到另一个地方去进行野营训练。行军途中，班长把两棵白菜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指导员指示他，野营拉练，检查群众纪律也要符合实战要求，做到及时准确，并同意他和小廖返

回怀红村还白菜钱，随后追上部队。这不，他俩一路跑步就是专门送钱去的。

到了怀红村，他俩一眼就看到冯大妈在泉水井边舀水。大妈舀满第二桶水，正伸手去拿扁担，却见一只粗壮的手拿着扁担钩已钩在桶梁上。大妈一抬头，“唉呀呀小李，小廖，你们咋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啦！今天早上我才晓得，快到屋里坐！”班长象孩子似地憨笑着点点头，挑起水桶就走。大妈跟在后面又是夸奖又是埋怨：“自从你们到了咱们村，大妈家的水缸啥时候都是满满的，听到你们宣传的那些革命道理，咱心里啥时候总是亮的。可是挑了水，都没有喝一口茶就走了！”大妈说着不知不觉地到了屋里。班长把水倒在水缸里，大妈又说话了：“这次回来，一定得吃顿饭才能走，这是我家的‘老规矩’。”小廖一听急切地说：“大妈，我们是专程赶回来给您送白菜钱的。”“什么白菜钱呀！”大妈假装不解地反问道。班长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棵白菜根头和二角一分钱，俏皮地说：“大妈，您那第四垄地里少了的两棵白菜哪里去了？！”大妈知道已经瞒不住了，便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起来：“咳，两棵白菜算个啥，收什么钱哟！”她说着亲昵地打量着面前的两个战士，就象看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见他俩的帽子、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大妈亲切地说：“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北上抗日，一支红军队伍渡过金沙江，在咱们村住了几天，虽然经常和敌人打仗，还抽时间和咱们穷人拉家常，讲革命，帮助干活。现在你们来了，发扬光荣传统，象红军一样，关心人

民群众，帮助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吃两棵白菜算个啥！还跑这么老远的路来还钱象啥话，这钱说啥也不能收，这是咱们家的‘老——规——矩——’！”大妈把“老规矩”三个字说得重拖得老长。接着硬叫他俩放下背包，洗脸休息。

他俩刚洗过脸，只见大妈一手端着一大瓷碗黑红黑红的大枣，一手托着一个大西瓜，往桌子上一放，指着窗外说：“门前这棵枣树还是当年红军给栽的，早就结枣啦。快吃吧，孩子，违反了‘老规矩’，大妈又该批评你们了。”说着“咔嚓”一刀把西瓜切成两半，露出了鲜红、鲜红的瓜瓤。班长看看大妈这片心情，肚里的话冲口而出：“大妈，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我们搞野营训练，向人民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加强军民团结。大妈的心意，我们领受了，可是这西瓜……”大妈一听连忙说：“这西瓜、枣子都得吃，不吃，大妈就不让你们走，就要真的生气了！”说完，大妈催着他俩快吃。小廖急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班长一看大妈要生气，心里便想好了主意，对小廖说：“好，吃，我们吃！”看到他俩吃起来，大妈这才转身走进厨房，不知道去忙活什么去了。

小廖吃着西瓜，见大妈一离开便急忙对班长说：“白菜钱没有还，又加上西瓜和枣钱，她再说‘老规矩’不收，咋……”班长还没等他说完，用手肘碰了他一下，迅速地掏出一个小本子，说声“有办法”，就本子上唰唰地写起来，写好后递给小廖，小廖一看赞许地点点头。这时，大妈又走进来，她一见班长手里的本子，话又多了：“唉呀！

孩子，我知道你爱看书学习。啥时也不知累，钢枪一放，就拿起笔写呀画的，要不，就是给咱村里的民兵讲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体会。可现在是吃西瓜呀！”他俩眼对眼地看了一下，待大妈进厨房拾掇饭菜时，把二角一分的白菜钱和三角的西瓜红枣钱用字条包好……然后，一起向大妈告别，说明还要追赶部队执行战备任务，大妈一听未提钱的事，这才欣然答应。

大妈把他俩送出门，回来便收拾桌子，一拿大瓷碗，下面压着五角一分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大妈：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是咱人民军队的“老规矩”。

解放军战士

瞧，那“老规矩”三个字由于用力过猛，纸都划破了，不象是写的，倒象是刻的一样。大妈激动得捧着字条和钱，又走出门，眺望前进在当年红军走过的那条山路上的两个解放军战士的背影，披着金色的阳光，迈着稳健的步伐，象雄鹰一样飞向高山之巅。冯大妈自豪地笑着，理了理额前的一绺银发，自言自语地说：“真和当年红军一模一样啊！”

雄 关 险 道

孟 昭 恺

连长李志敏要从前沿哨所回连部，指导员要通信员吴平去接一下。小吴连蹦带跳地出发了。可是，走出去差不多二十多分钟，路上连个行人也没有。他正在纳闷，突然路边有人喊他的名字。小吴转头一看，那不正是连长吗？他急忙奔上前去：“连长，你从哪里回来的？怎么我在路上没有见到你？”

连长哈哈大笑：“大路朝天，各人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嘛！”那爽朗的笑声，不禁使小吴楞住了。

这也难怪。吴平是上个星期刚调来当通信员的。还在团部新兵连集训时，他就听别人说过：从连部到前沿哨所，只有一条险路。来到这里一看，果然不错。连部的前方是一大片又宽又深、地形十分复杂的山谷。山谷的外缘有一排耸立云天的高山，象哨兵似地拱卫着我们的国境。白云深处有一个丫口，两山夹峙，紧紧锁住一条通往国境的路，小路尽头，就是连队的前沿哨所。连部的侧面，是汹涌澎湃的怒龙江，“江中水流急，鹅毛也沉底”。的确，要从连部去前沿哨所，除了那条险路再无路可通啊！但

是，吴平今天在这条唯一的通路上却没有碰到连长……

“你是被那条‘唯一’的险路迷住了吧！”连长好象看出小吴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嘻嘻地，但又是认真地说，“只知道一条路，这对于边防战士来讲，可是个危险的事情！你看，那是什么？”

小吴顺着连长手指的方向，往莫嘎山上望去，只见半坡上有一个山洞，远远望去，象个坑道口。

“是那天叫山洪冲出来的洞呗！”小吴不加思索地回答。原来莫嘎山上并没有洞，前些日子久雨不晴，突然暴发了几十年未遇的山洪，把山腰上的灌木杂草，连同下面的积土都冲得一干二净。前天云收雨住，才突然发现这座山上还有那么一个洞子。

“小吴，你说那个大空洞有多大，多深？能不能钻到山那边去？”

“我看过不去。就是能过得去，也没啥意思！”

“怎么没有意思？意思大嘞！”连长用手指着前面：“你看！从我们这里下到谷底，穿过那片茂密的原始阔叶林，通过那长满针叶松的陡山坡，爬上那个光秃秃的断崖，就可以接近山腰上的洞。假定这个洞可以走通，就能到达前沿哨所的侧面。那咱们眼下这条‘唯一’的通路就不是唯一的了。”

“嗨！放着现成的路不走，谁还去自讨苦吃呀！”

连长皱了皱眉头，说：“小吴啊！作为一个边防战士，为了防止敌人可能的偷袭，为了主动消灭敌人，应该多关

心咱们防区的各种变化，应该把可能走通的路，都探出来，就是要‘自讨苦吃’啊！”……

第二天吃过早饭，连长就叫住了吴平：“小吴，走，跟我一块到怒龙江傈僳寨去！”“去干啥？”“了解了解那个山洞。”连长一边回答，一边从床下拿出半边破锅，用纸包好，两人便出发了。

连长走在前面，通信员跟在后边。他们一会儿钻进刺蓬，一会儿又消失在灌木丛中。走了不久，他们到达怒龙江岸边了。这怒龙江，就如它的名字一样，象一条狂怒的巨龙，在峡谷里奔腾。激流猛烈冲击江心的巨石，满江都是白沫，那怒吼声如天崩地裂。看着这份险势，吴平说：

“怒龙江天险，真是名不虚传！听老同志说，当年日本鬼子想从这里钻进来，没想到过不了天险，只好退兵，是真的吗？”

长年据守险关的连长，对于过分夸大险关作用的说法很敏感。他听小吴一讲，立即反问：“难道天险就能够阻挡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个……”小吴不知如何回答。

连长沉思了一会，深沉地说：“我听阿苍老爷爷讲，当时，日本鬼子正要渡江，怒龙江边的傈僳族群众听到消息，拿起武器全赶来了。他们依仗险要地势奋起抵抗，使敌人挨够了毒箭、火枪、擂木、滚石，打得鬼子船翻人亡，这才把他们挡住，没有过得来。”

听了连长的叙述，吴平若有所悟地说：“是，对付敌人，

不是天险，是人民的斗争！”

“不能说‘不是天险’，要说‘主要不是天险’。”连长说，“对付敌人，首先决定于人民的觉悟和斗争，但是，也不要忽视险要地形的作用。要不，为什么要守险关？我们不能象刘少奇一类骗子那样，只讲人和物的对立，不讲人和物的统一。他是搞反动的形而上学，妄想破坏我军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红军长征途中，长江、乌江、大渡河，娄山关、腊子口，为什么敌人都失败了？那是因为守险关的是敌人！在敌人那里，战争总是非正义性的，总是不能运用辩证统一的规律的，人和物总是对立的。可是抗美援朝一个上甘岭，为什么消灭那样多敌人？这是因为守险关的是我们！在我们这里，战争是反侵略的，革命的，正义的，人和物是对立的统一。险关对我们来说，是要塞；对敌人来说，是坟墓。但如果我们守险关而放松警惕，那也是十分危险的！”

他俩讲着走着，不觉走进怒龙江岸边的一个寨子，在一幢竹楼面前停了下来。傈僳族老爷爷阿苍看见他俩来了，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似的，连忙迎进屋里。他们互相问过好之后，连长就提起前天在莫嘎山山腰上出现山洞的情况来。老人闭目沉思了一阵说：“听我父亲说过，从前莫嘎山上有一个山洞，八十多年前闹了一场地震，山上的土石坍下来把洞口堵死了。”

连长“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说着，他又把手里的纸包打开，拿出那半边破锅：“阿苍爷爷，你再

看看这个。”

破锅，这是解放前穷苦的傣傣人用来熬野菜度日的那种破锅，它勾起老爷爷多少辛酸的往事啊！

“这半边破锅，是我昨天在山洞下面的林子里拣到的，它不象最近有人用过，请你老人家想想，以前那附近有人去过吗？”连长说。

“有有有！那是解放前的事，当时有两句话：‘要挖贝母、党参，得爬莫嘎大山；要采红花、虫草，得往险岩子上走’。穷苦的傣傣人被土司头人逼到那里挖名贵药材，吃的是野菜野果，住的是岩脚树洞，在那里冻死、饿死、摔死的都有啊！”

连长进一步问：“山洞有人进去过吗？能通到山那边吗？”

“听我父亲说，以前有人进去避过雨，还说能通到山那边！”

听了老爷爷的话，连长紧锁眉宇，认真地思索起来。这洞子究竟通不通呢？它可能通，也可能不通，但万一它能通到山的那一面，这里就有一条不经丫口便可通向国境的路，山洞岂不成了“漏洞”啦？自从莫嘎山出现了新洞口，连长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昨天他从前沿哨所回来，“老边防”特有的警惕驱使他向着洞口探路而去……他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进去看看怎么能搞清情况啊？”连长探索山洞的决心就这样下定了。

连长从怒龙江回来后，便向党支部提出了探索山洞的